天一閣集

天一閣集卷之二十五

送李高州序

四明范欽安卿 著

揚粤遐在五嶺之外秦漢時始通中國迨後靈秀崛發人文輻輳與中土埒幽殆若東西州然高州斯其一也顧其地東南距海當倭奴衝水深潮平呼吸生變扈桂介在西北山菁叢隘徑僅鈔掠非常所司迭治戰守亦既勞瘁矣

主上睠焉南顧嘉惠元元屢詔主爵妙選才賢以資治理會太守缺遂以吾寧郡丞李君往諸博士聞之儼然來造以贈言請余具述其狀且曰諸賢習

見當世之故將何爲公決策乎辭不獲已於是李子（逢時）曰蒙聞兵法制人不制於人故先人者有奪人之心海濵沙帶限門故以稱天造倭奴營堡殆不容一日虵岑容瀧春之間賊來若狼噬去若鳥舉蕉林獅子諸堡可無嚴乎是在慎防林子（逢時）蒋子（炳文）曰治不脩武是謂無國士不素練是謂無兵粤俗好攻擊以勇鷙鬬惟常教之有素崔清獻爲帥日三等教閱分布有法軍聲大振循而行之不較若反掌乎是在練戎余子（文時）（浙）戴（濟）某曰兵不知將將不知兵者危故投醪者悅挾纊者奮同甘苦者

可赴水火山有猛獸藜藿不採國有虎士敵詎不畏乎是任遊將劉子綎大楊棐曰上兵伐謀良將攻心倭奴率籍土人嚮導土官者又徭徸倚以為命陽示效順陰懷要脅計仕居嘗邏察無間可乘細則立斷鉅則聞請彼且脅息不暇矣何變之能為是在離構余曰諸賢之論誠委備矣毋亦探其本乎傳有之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由成化來嶺以西頻年用兵一行軍需不無倚辦於民重以倭奴跳梁力圖捍禦壘十餘年固宜疲於奔命瘡痍甫起所望人上者加意撫救招流移課農桑寬賦

稅省徭役停追呼後刑罰一切以簡易安靜行之日滋月累必將內能知万外思敵愾前所論者復次第脩舉以此攘寇何寇不摧以此守陴何陴不堅非探本之謂乎諸暨迺避席起曰籌幾者酌重輕應務者慎緩亟猶之良醫視疾標本以爲後先斯底於安李君夙夜在事孳孳民隱務惇大體畧苛細所在聲績著聞于寧循懋茲行如駕輕車馳熟路持利刃入無間不待擬議而綽然古之循良可想見矣顧以出言聯綴之歸而書諸旌

贈大尹楊君序

濟寰楊君令宜黃之明年天曹舉能按劇遂移吾鄞邑宜黃父老請上官懇留弗得追數百里乃去吾邑方驤首待治君至而政有名迹頌聲四起會巡察謝公遷秩當行檄所司奬君然任方數月例不得疏薦也於是寮屬丞田子簿孫子問言爲賀予曰斯豈足爲君賀哉三代而下漢治最爲稱首大較選任才良以共長牧當其時若桐鄉邑穀陽信臣中牟恭密縣茂班史八令穎川四長多起家名經察舉孝廉茂才潤飭吏事敦行德讓視民如子化行俗美太守刺史者又交臂推引天子臨軒

賜問有名實相應者輒加璽書增秩賜金入爲列侯公卿異日史官傳諸循吏峴山之碑石室之祠輝映宇內可謂崇侈矣斯何有於獎也君恭確廉平動循繩檢御人應物無疾言遽色而胸次灑然迎刃者解用能吏畏民懷改視易聽咸以循良目之如檄所稱法行於豪右惠先於[illegible]困是已恭惟

主上銳意中興寤寐明揚往往脩舉曠典錫燕超拜有加於昔斯千載一時也即君所施措使巡察不以遷去據實徵辭必能浮於前之檄使君要以歲時嘉績聲聞必不限於今之獎流盪充溢其臻蓋

新啓未論三代之英將不爲漢賢之流亞哉故曰茲不足爲君賀也雖然千里起於跬步渤澥成於濫觴不曰高以下爲基乎善不積不足以成名乎夫治道以虛爲神以達爲華廣大如天地貞明如日月流行如四時變化如鬼神長養啓遂而不見其迹者聖人也聖人無名其次樹名其次不失名名者君子所以成身而人主厲世磨鈍之具則夫獎者細也薦者鉅也璽書金秩者一時也信史碑祠者百世也皆名也締而觀之將造端於此矣諸賢舉以爲賀不既允乎咸曰然遂書以爲君贈

送司理葉君應　召序

皇上御萬曆之八年大計郡吏竣臺諫遂遞遷去詔選中外喆彥以充郡司理郴沙葉君當行自筮仕承天暨吾郡垂十年矣君庶肅斂亮聲績茂著陰映紳緌聞者靡不意快余因展慶覩遜不敢當余曰臺諫者維耳目是寄立殿陛之間所與天子爭是非地要而責鉅新沐彈冠新浴振衣試從而揚搉之可乎方今道化翔洽四海一家可謂極治然明者察於未形慮者戒於未成非以治安之可畏甚於危亂之可畏歟夫王圻者四方之本惟居重

可以馭輕令東北隣胡而西南面以制郡國毗輔單寡營兵雖號十萬率烏合異輭莫支緩急說者謂宜簡練不從中制增設上谷營易臨徐諸鎮屯以重兵勢若率然斯可倚也中原當秦晉齊楚河洛之間土瘠人悍俗治白蓮社一呼而十數萬人具邇年趙燧師詔之變足爲炯戒脫撫馭失宜又不幸而有二三千里之災將何以應之所宜大播恩勤茂選良吏輕徭薄稅俾家給人足無釁可乘斯計之得也宗藩仰給縣官生齒蕃息大非弘德時儷民間歲供不敷且禁其毋事他業坐致困斃有

司計無所出此豈盛世所宜有哉先年楊文襄諸公業有論列事在傳議變通非急務乎河漕歲輸二百萬石第衝決非常今雖脩復鉅可藉爲久安勝國時可睹巳海運未宜懲虀頓罷遼圉飛輓之法舊典固可循而行也利不百者不易業樂輕賫而畧長筭非繆邪胡奴覊縻互市稱貢效欵豈其夙志哉嚴莫如君臣親莫如父子厚莫如翁壻漢唐以來咸不足恃茲足恃乎國內虛實不諜而知將何以杜其輕蔑且趙全餘黨以內賊外構城有板升能一日忘故鄉哉厝火積薪大可懼矣夫危

不生於危而生於治亂不生於亂而生於安識者所爲腐心此其大較耳若夫本原紀綱之地未易具論公行陟臺諫矣

主上所倚畀者良厚效忠獻誠稔所蓄積必能察觀微眇相幾數陳于以定國是而綏民萌端可爲昌時慶矣揚搉不當若是邪君曰唯唯一川游君東野黄君董君之去因使爲贈言愚何能裨於君也遂不揣蕪陋而序次於篇

贈游郡侯考最序

古之良二千石循俗爲政與時上下要在調劑順

適以綏民萌謂之循良可睹已何近代以來率張
侈其才矯厲刻峻虛憍無當以為名高視與惻怛
子諒孳孳民隱順流不擾者大悖勢邪背之敝邪
勸厲之非治邪

國朝治體大較三變洪永間懲醜胡亂華綱紐崩摧
腥風四扇吏習汚昏故神聖當天雷驅風掃可謂
治亂國用重典也遂能乾坤奠位日月重明浸淫
至於成弘朝野清晏兵革不試吏民相與恬熙足
稱至治然訾窳偷惰日趨頹弛至正德矣嘉靖勵
精灑磨非嚴不可而且歲有攻禦與繕脩之役資辦

給以追簿責固其所也久之夷虜衰息歲獲頻穰斯為厚幸然瘡痍甫起杼軸猶空海內元元所望於二千石者撫摩休養寧一日已哉而吾寧殆甚一川滸公之蒞也端慤夷坦藐無城府惟持廉平以倡化導固已當於人心所在諮詢疾苦風俗污隆吏治便不便幾宜具得其詳迺開誠布公以次興罷不藉重科厚責而井然就理夙夜劬劬若恐一令之咈一政之愆以為民厲即其心可上通於天也斯何嘗有可驚可愕之事擢示觀聽若彼之狃於勢有不能挽者循俗為政與時上下不當若

是邪以故吏率其治民安其業涵泳德化而不知所効第曰游公者吾之大父母也其於世習何如哉時也爲皦皦毋寧黯黯時也爲嶢嶢毋寧優優公蓋籌之熟矣今歲大計天下群吏之治一時報罷者多彊悍敏捷以虛譽稱而循良者顧烝烝叙進仍錫宴賜金俾之還治觀此則勸勵之道未嘗不慎也士亦何樂於矯厲刻峻爲哉已而公以三年最上

詔報可銓曹將舉封賚如成典聞者靡不踊躍稱慶邑令楊君輩因問言爲賀曰吾曹獲大造於公則

夫體量公之心率公之優施於有政以裨公治馴還成弘之舊詎俟鄙言哉

贈游郡侯晉兩浙都運序

北邊起遼海迤邐至玉門戍守星羅食仰給於縣官計在省轉輸以資周贍惟鹽是賴故召商中納塞下芻粟可不勞而集謂之飛輓其筦在大司農監在史而委重於都運所從來久矣顧其職劇而以散其事亟而似紓爲聲利者所後適兩浙都運缺　廷薦遂以屬公閩郡士民聞之相顧錯愕曰時方辛公爲父母師帥彼鹺事者何爲遽奪而他

適邪予曰嗟是殆未察委重於公之意乎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

國家鑒觀往代創爲常股存積之法常股以支平時存積以應倉猝天下列司者六而淅居其一歲入爲引以二十餘萬計惟視竈與商而已其始非不善也何近歲竈也失之貧積逋流亡商也失之怯貲傾鮮應其端蓋有所自司計者觀變熟慮屢形疏奏顧猶未能廓然夫何故財利之府百弊攸萃彼汲汲者無論矣惟是自好者引嫌矯俗者激亢退讓者因陋愽大者紛更意見橫生是非靡定卒

之利源塞而弊孔滋欲其興仆苴漏以還
國初之舊難矣又安能論於繩墨之外乎蓋必得純
白修雅之賢其志堅忍其才明練者而後可
主上屢詔其所司妙選其人以資綜理意非公莫可
戡者要之上以濟邊陲之需下以收商竈之心洊
見設誠眉慮考求故事深睹利害之原善敗之故
便不便之宜力可得而專者整束而興罷之期於
通商惠竈則夫正灘蕩寬追補指逃移省雜罰覃
賑恤其類非一而莫非惠也從恊支清透派時掣
摯減勸借杜與販其類非一而莫非通也而又糾

官屬之科求禁豪滑之占窩細者立斷鉅者轉聞令修於几席之間而思通於萬里之外不疾不徐顯有聲勣職似散而寔劇事似紓而寔亟者若此矣予故曰委重於公之意也不其然乎間以語邑令楊君犖曰是能先得我心之同然者願以諗諸公

壽李郡侯母霍太宜人七十序

夫才賢崛起當世聲跡宣朗非獨矜奮好修蓋必藉母氏之聖善焉斯生也岐嶷長也弘樹而莫之涯猶之鳳鳥非丹山不毓良玉非崑丘不產生可徒邪劍必礪而後剸螭斷鵠木必滋而後聳堅昂

胥長可徒邪稽諸載籍任姒拓國孟陶興宗其來非一日矣何者無非無儀婦道也而閫德不外彰卒以子視之語不曰慧積生聖癡積生任乎又不曰氷寒於水青深於藍乎綠表測裏循顯知微較若此矣今觀仁齋郡公徵時淵渟金章玉琳莊重而沖夷凝定而簡直在太宜人視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也則夫當年端莊靜一娌諸閫中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諸類謂之始教如列女傳者服之無斁鍾靈兆瑞以啓昌胤足推見已可謂之醴泉無源芝草無根乎郡公承申明經

第進士司刑西曹潔心砥行緣情慮囚而欽恤之意融貫其間一時都下稱文無害者皆曰李君李君則夫斷機勸學郝鮓規廉多所平反而歡笑飲食坐廳事後察剖斷以為嗔喜如雋不疑鄭仁果母者昜以義方勿納於邪足推見巳可謂之大主不瑑大羨不和邪方郡公之蒞也余謁而問訊太宜人與居郡公曰始欲奉就祿養召以江海險遠為辭第曰旦夕可上道無慂公期吾不往治而能治治即吾往也吾不就養而能養民即吾養也斯其心狥公家之急而後其家謂之教忠恤民之難

而不顧其私謂之教　仁神慮凝定太宜人之賢又可知矣由是推之則夫協相封君警戒相成名高月旦坐臻恩錫者雞鳴之誼也刈葉莫莫絺綌爲服載僴載澣言告歸寧者葛覃之懿也親蠶共服視冪納牋禮相助奠神人歆暢者采蘩之儀也淳心愉容恩逮卑賤樂只君子福履是綏者樛木之施也聚衆美而萃之一身太宜人之賢不益可徵哉乃今年躋七十蜡月五日爲之誕辰郡公方望雲遥祝邑令楊君輩乃謁予言爲壽因泝遡其所由來若此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謂乎若夫

介爾景福眉壽無疆不佞固與諸君同茲祝矣

贈濟寰楊大尹上最序

君子應世不爲艱尼而煒著聲績者匪直其才節茂也蓋其量必宏而其器必厚非宏則委瑣迫隘無以制天下之勢非厚則搖曳震盪無以任天下之重即有施厝翼然而興將餒然而仆矣不覩之海與山乎浩漾無涯萬里一壑百川之纖者巨者清者濁者安流而洄洑襄陵而噴激者一以納之而無盈無涸由之吞吐日月出沒蛟龍變幻無端無不得其理者海也宏爲之也首起崑崙五嶽環

布龍從岑業上際穹玄共工之所不能觸女媧之所不能煉由之鎮壓九有廣毓品物不震不崩與天終始者山也厚為之也則夫君子遭時之艱而綽有餘裕不藉於宏且厚以為之我余於邑尹濟褎揚侯未嘗不傾心嘆服焉邑故近滄海碈庚雜揉風澆俗競大非曩時雖夙稱善忍者鮮不忿訴而又當島夷内訌之餘情暌萬狀震撼擊撞其來無方未易以凝神定慮焉者其艱可推矣侯之莅政也氣度寬裕不激不隨無論事之逆順人之賢不肖一意包涵未始見有疾言遽色遂使覿德者

心醉聞風者曷慕無不人人意滿若事幾之來倥

偬膠隔未易揣摩一舉手投足間即有輕重人皆

倉皇侯獨凝定應之皆適於法理而衆遂恃以爲

安斯非量之宏而器之厚乎緣是吏程其能民安

其業士大夫頌其政而臺省諸公交推其賢迺今

任周三載當以最上

主上方勵精圖治寤寐賢豪殊異之擢旦夕且下顧

内自朝署達於方州邊陲幅員不啻於萬里纚貫

鉤連幾務塡委釐覈髀之所未解膏肓之易爲匿

其勞與重有甚於吾邑者欲使相時調劑綏和元

元而措昂祚於泰山之安非茹納之以量鎮定之以器不可者持是以往夫復何艱之有若此者由侯天性高朗質任自然殆非庸衆所可企及而平日學問之功亦不可泯楊子云百川學海而不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合而觀之端可識矣邑丞田子簿孫子蓋嘗出入交承而有得者因質以贈言故不辭譾陋而爲之序

贈濬寏楊明府應　召序

古者臺諫無專官秦漢來始署置名稱不侔大較意在主諍論備察劾

明興始設給事中監察御史視中外諸曹郎有名行功能者充之專矣茲所司復以缺員請於是邑令楊君名在徵中夫當耳目腹心之寄持白簡在天子左争可否否定國是糾正百僚出則奉璽書廵行郡國許以便宜從事計安元元斯豈眇小哉必其人肝膽志赤習覽當世之故冀一得當以左右人主副生平要在審諦機宜讜論善道俾聽者忘疲言者不費如矢應括泉輸壑蔑不濟矣顧世恒難之人主者又深惟宗社至計虛懷降體延攬不遑斯可明目張膽奉以共事不然嬰鱗叱馬前有

郤慮後有悔心其將能乎斯又難矣前之難難在我我將圖之後之難難在人主如人主何志士蓋臣所爲躊躇四顧拊膺太息也試觀楊君之令我念積歲苦兵瘡痍甫起務持大體畧苛嬈孳孳民隱踈刑緩征若恐有傷非特其政善也仁心爲質順流不擾未嘗有嚴聲厲色以故人爭附之聲望出海內諸邑上若此矣

主上聖哲開天躬攬威福所居肘腋權倖及交私者以次翦艾諸言事臣一切召還虛心受言烝烝嚮於至治千載一時也加以君之施存寧復有所難

乎雖然不逾諸始事邪
高皇徵古防釁分列六卿不相統壓第以臺諫夾持之當其時號稱寧壹已而論思諸臣參預機密馴致上下隔闕六曹執奏臺諫從而補救職猶未失也嘉靖間新貴人憑藉寵靈叱咤恣意諸曹事無巨細咸關白惟拱手聽臺諫出死力諍輒報罷而巧佞者且附和獲美官道乃若是邪前之召還是亦叱咤類也邇聞政府諸老協忠體國休休善容將同升諸公光濟中興斯世道更新之會而英賢所由揚眉乎君往矣余也固陋即不能作賢臣頌

聖德詩亦且鼓腹擊壤夷游於康衢間哉

贈黃別駕移江右序

夫君子出而受一方之寄理若絲御若轡游若刃畱若正鵠非可以循常視也要則無所于體以虛爲體無所于用以順爲用非漫散無當之謂也宏曠而釋累順非猖狂自恣之謂也善應而不窮故地之所歷有微顯勢之所趍有重輕而吾應之可浮可沉可利可鈍隨其所遇而心無欣戚避就焉蓋忘我而我不尸役物而物不囿非天下之大賢孰與於此吾觀於東野黃君其庶乎黃君以鴻碩

舉上第於鄉時方弱冠遂志雄圖視葦流宜無可
當意者廼以親故應博士之番禺善於其職遂晉
宣城令蒞事與民更始賢聲籍甚坐拂當塗指為
所中左遷博士衛輝矣則又善於其職晉承天別
駕馬夫為博士也若近於輕而微者顧舒泰而無
所詘為令與別駕也若近於重而顯者又隱約而
無所銜非體虛而用順若是耶已而起復蒞吾寧
監五屬縣及餘姚上虞諸稅因給軍人餉搜爬倉
廥積蠹出納嚴平官吏夫斗諸人靡敢骫法牟利
無弗人人意滿者受檄掌吾鄞奉化定海諸邑事

敏而有則廉而不劌墜舉廢修政平化理觀風諸
使交褒巽之蓋僅閱歲也乃遍有江右之行與相
顧聚驚悅欲留不可得君顧視往昔若無軒輊者意
念深矣夫治天下者樹人如樹木而使人如使馬
豫章之木千霄蔽壑大踰數十圍世所希遘見也
非潤之以霧雨溥之以霜日浸淫之以歲時而俟
其成焉則何能共清廟明堂之用驊騮神品汗血
蘭筋力可躡雲奔電非不雄矣然必秣之浴之剪
之剔之置之寬閒之野豐之芻菴之阸斯能過都
歷塊一日而致千里君之材蓋豫章而驊騮者也

國家之所爲斯惜於抑揚鼓舞之中默寓長養成全之厚有難以恒例論者他日譽聞日隆位置日進當奕奕出紳緌前循之絲理而區細條暢也轡御而順適康莊也刃游而入於無間也正鵠審而舍矢如破也體用相成固素所表見者乎君行郡大夫陳君屬以贈言愚於君有一日之雅因論次其治行類若此陳君曰斯言也信而有徵遂書之

送黃別駕序

范子曰東野黃君蓋以道勝者云道勝者肚胎於性真浸涵於德義強忍堅定獨行其志故利不能

淄勢不可撓蟬蛻於塵壒之表皭然素履蹊此奉
身服政寇冕人倫聲施後世即耳目所逮蓋罕矣
黃君之爲吾郡判也歲領諸郡賦以十萬計環海
上而戍守者率待哺於官任非眇小矣顧奸蠹盤
互往往舟車鱗次水滸旬日不得通即通以大量
入小量出輸者積疲於道路稱貸以給軍人亦遂
拐朘而莫之詰何邉儲日縮流弊相禪而主者亦
不呵問何也黃君身既純白又殫心鉤剔祛其垢
而謀之新出納惟平臚聲四徹迨視事於鄞奉化
定海諸邑夙夜在公諸務畢興贖鍰羨餘之入二

無所私執不曰黃君廉也筮仕以來官更六任地歷多方完蓋相屬於道黌宮所淑棘闈所收潦寀官屬所交承殆不可勝計而閩故冠裳淵藪也附離井難者君一意安恬無境外束修之餽即今選曹里人也所知頗勸君為地君咲而不應他若所居持法豪右不貸假往以且獲譴其志行何如也夫由前言之則利不淄由後言之則勢不撓謂之道勝非歟莅吾鄞僅踰朞月芳譽日起按院王公謝公鹺院李公相繼嘉獎會郡守缺撫按二院特畀署掌可睹矣詮材嚋庸內而郎署外則守貳宣

無不可而乃畢移江西道勝之効信矣軍民聞之
交相悵慕矧吾黨誦德慕義雅所傾心者乎攀嵇
借寇計不獲售迺相率祖於郭門之外為東野之
歌曰東野之山兮蒼蒼行日月兮攬扶桑石可砥
兮輿可蔵表儀我人兮允臧儼輶軒兮夙駕遡冷
風兮心未央東野之水兮浟浟窈窕宅兮蛟龍與
游沛靈雨兮四周暖禾黍兮盈疇倏方舟兮遥邁
心欲挽兮莫我留嗟輶軒兮飈馳嗟方舟兮何之
瞻寥廓兮鴻鵠云期羽翮鼓兮横四海彼臂鞲兮
可得而羈縻王祥兮音徽下上千載兮斯同歸

賀比部少東包公序

夫君子應世而興嗣峙三才囊括萬彙豈徒與俗浮沉晻没終年已哉將必抗志人代茂樹名行進則佐人主遵皇王之畧起仆苴漏康濟元元否則奉身而退閉關却掃舉聖人之道而闡明之成一家言以詔人人斯能矯世振俗列於儒者之林前之千古後之來今何莫不由斯以吾觀於少東包公殆庶幾哉公上世以來多顯人生即紹明家學成進士昂昂出倫輩前筮仕桐城令政理丕修一時爲江左稱首已又承撫州佐南京兆遡自

高廟年垂二百良法美意淪澌殆盡而在賦役爲甚巽軟者不專事事善宦者且容容冀歲時得代去爲辛以故豪右專利善良失業臺省大吏非不圖惟而環視屬僚鮮克肩之亦無如之何矣迨至江西上官首屬公釐正乃考驗十三郡田如干賦役如干就讁外歲應執役如干總統而縷分之均以爲則曰一條鞭法役遂稱平至今循行不改若金陵勳戚蹲沓恣睢寺僧且冒例倪免侵隱日滋莫之敢問公乃按籍覆畝檢括贏縮且得要領因之差次賦役公私交便後復左官兗州魯藩擅私越制

公舉上世之典條列郡志以示繩束乃大不便佚
公行而輒去其籍諸如此類皆人之所不能爲所
不敢爲而直以身當之雖便利國家譏構亦緣是
生骫骳仕途胡能終自免我公垂橐還家恬於勢
利修明舊學往往多所自得因念仲尼之業吾徒
所爲頌法也世家所載疏濶散見諸書踳駁相尋
若此弗晰而欲端諸道術難矣於是上下千餘年
間旁搜曲覈得其實與而折衷焉稱曰聖門通考
仲尼之學於是大明人士得以辨方統同有功斯
道良不尠也夫公之從政如彼家居又如此以是

列於儒者之林信矣廼今年踰七十十一月望誕生外孫陸某爲公壻因以文請竊聞大壽壽德小壽壽齒廼本其建樹淵源表見當世者若此矣雖然呂望耄年爲武王師輒以致義相勗衛武公年逾九十不忘抑抑之戒遲賢勳篤若是此又愚與公交相儆也公其然哉

贈司理秦春暉考績序

天下之治不難於才而難於善用其才善用其才者非凌踦人代長視凋馭百折必前不顧艱阨已也亦非運計設屢閃伏如神籠罩群類置諸股掌

已也蓋在執物作正教舉大體而又鑒觀世變審締幾宜開闔緩亟不泥於法亦不越於法之外斯能導揚化原綏和民萌才如此者乃可謂之善用試以理官與邑宰論之理官之體貞於簡嚴邑宰之體照以子諒顧人鮮克兼之比年以來禁罔繁密所在犯者蝟毛非時行刑彌旬罷市而獄以越告無虛日諸賦征輸併於一時貧民力不能前官坐謫罰更侵冒之刑例之邊海株逮善良督厲接踵所司方救過不暇而民間惴惴懷恐無復樂生之心此豈

聖明意哉夫亦當揆者之責乎春暉秦君起家進士
而吾寧理官屬故相操切之時恒人鮮不希旨奉
行以徼寵利者而君迺悛悛醇謹不失尺寸在署
門禁甚飭訟者魚貫列庭下更番訊鞫具實得款
須臾即決遣爰書躬自裁劑書史毋得上下若漢
廷老吏情可矜疑者率從寬貰迨奉檄按行他郡
邑不張大聲色凡鉤稽讞覈諸務咸適其則交口
頌曰何幸遘見明公邪至攝吾鄞事勤於考驗風
俗諮諏民隱即山海細人皆得向前陳說情事以
次區斷若親覆目矚無不人人意滿民間諸稅以

時征輸不聞告病亦無苛責若不知有他者
皇上總攬政柄諸皆反正海內始慶有今日而君固
先得之觀其簡嚴子諒舉不違體至若繁刑重歛
世方重足而立側目而視觀變審幾宜有亟焉者
一旦解去以為愉快曾何假於凌跨閃伏之術所
謂善用其才者非邪剡薦累上適當
皇心而茲且以考績行佇將列置法從寄畀耳目荐
履崇鉅光濟中興良造端於茲矣適邑令周侯問
言於愚第語之曰斯論先得我心法程具在敢不
夙夜祗承遂書以為贈

贈別駕徐方輿奏績序

東海起自登州延漫至瓊厓迨八千里碁置衛所分屯列戍以備倭夷而吾寧適當其衝歲給軍餉十餘萬故所在建倉收貯司以官攢特設別駕一員以總歛散之權非不嚴且重也顧其地荒遐山谷深阻毒霧颶風非時爲厲夏冬溽暑層氷循難猝嬰以故重發轉令他官攝之土奸乘隙往往交通用銀錢私兊糧不入庾輙假印劵報成事流獘相沿莫之肸詰間或追漏吏相牽引官吏人輩固有聽其請求或罹要脅麗於刑書逃亡相繼然巳

不可追償一行戍守馴至枵腹不任防禦而主者亦以代去爲幸非朝夕之故矣歲庚辰新都方輿徐君至神爽精稜期以才畧表見當世廉知前故私語曰吾奉

天子命監理公餉坐視民之膏血填委諸奸溝壑能甘心乎爰下令曰邉海諸倉敢有仍襲舊弊蠹國殃民者按法毋得貸乃挺身涉歷諸地不以險阨觸冒爲艱諸納户各運米以往舟車輻輳計其先後親視行槩令官吏扃封諸倉所在充牣而納者即行遣發公私蓋交便之海上緣此知有法紀

矣夫以積歲之弊而釐於旦夕盤擾不易攻之奸而破於一舉綜而言之君之善政著稱者四率職之共也燭奸之哲也當幾之敏也任事之果也其利濟諸人有五美焉奸豪不敢攘利私允也官吏無從污濊也運户不復留難也軍人得飫飽趨事也官家免於追賠也蓋前此所罕睹聞而君裕爲之其於特寄嚴重之意寧復負乎他若董運攝邑諸事咸有稱聞宜乎監臨諸司迭移嘉奬令以考績行時當

廷議延攬英乂越於恒調將茂膺褒異擢置要近吾

寧不得久徼寵惠也方以爲念會縣令周侯屬以
贈言余故特舉君專職盛槩以先前旌銓曹聞之
其以愚言爲足徵哉

天一閣集卷之二十四

四明范欽安卿　著

寧波府重修社稷壇碑

郡故有社稷壇在治西俗所稱社壇橋之陬唐末刺史黃晟展城徙置於城西南元更徙今地已乃合祀風雲雷雨我

明就故壝增拓專祀社稷壇廣五丈高三尺四出階各三級上樹石主北向外設四門緣以周垣視昔蓋嚴且備正統三年知府鄭公珞肆加葺建成化三年知府方公逵稍飾治之于今且百年矣雨風

雪日侵鬍剥蝕眢莽叢生蛇黽窟穴又鱗次闤闠
舟徒絡繹雞豚四集積穢成丘守人曠惰莫可呵
禁每遇齋日所司輙寄民居苟且卒事率以爲常
南昌張公正和來涖喟曰予來
聖天子命典社稷顧玆荒陋將何以對越明靈于是
審規度宜掄材程役芟其蕪翳品其階列壇壝式
崇松栢羅植周垣四門扃鑰惟謹西又搆齋廬五
十餘楹門并庖湢錯陳胪列始事丙辰冬十一月
至明年二月僝工適脩春祀公率吏民咸赴齋所
靖共肅謐即事之夕風清天朗牲醴圭絜香幣苾

郁登拜奠獻秩秩有度儼若明神陟降人咸欣喜
秋大有穫咸稱神貺昭答鄞縣尹夏君儒求予紀
其事夫社稷之祀肇自顓頊蓋社五土之神稷能
生五穀之神人非土不立非穀不生故咸秩祀其
壇社左稷右其土視方其木視宜其表以樹其主
以石其服絺冕其玉兩圭有邸其牲太牢或少牢
其幣黑其日用戊或申其禮三獻其樂靈鼓奏太
簇歌應鍾舞咸池其配以勾龍柱或易柱以棄自
高辛唐虞而下禮有隆殺神則一而已夫丘陵墳
衍表畷防庸且列祀典今秉持陰德游揚玄化奠

民居粒民食若斯者非所謂有功則祀耶而世人臨政闊畧則馳騖于聲利猥瑣則拘攣於簿書又或逡巡畏忌靡所事事慢神褻祀以爲細故視公爲何如也公廉毅仁敏由丁未進士守衢移吾郡諸廢並興此特其一耳今晋湖廣按察副使若丞番禺侯君國治判關中段君在昆明周君儒理刑常熟查君光述皆預贊翊而夏君儒實經度之董其事者則吾鄞丘丞民感銘曰　赫赫明靈宰司土穀惠和烝黎代天布福稜稜方壇在郡之西時祈時報靡神不依荒蕪芻牧歲曰滋久誰復軫心

越惟太守太守幾何公功寔多有壇丘聳有廬星羅艶深靜密神式恵顧播地之能篤天之佑雨暘時若災沴並蠲庇佑我民千萬斯年

定海縣重脩江南塘碶碑

吾浙東濵濵海鈎連列郡形勢奔會是惟寧波爲雄居常握中制勝旁列諸邑羅若奕棊而阨領在定海其所領六鄉負海挹江江以南靈巖太丘二鄉寔當水衝土故沉潟占田可十數萬畆萌庻錯處力作資贍異時設塘四十餘里名曰千丈中列碶五曰長山大碶曰小山碶曰楊家碶曰貝家碶

曰遏山礇外捍内瀦應時宣洩昔人之謨遠矣迨
後歲日滋長海水吞齧臨丘四𥈭蕩然一壑即有
高阜鹵澒浸淫年比不登民乃轉徙數以困告所
司率視尋常莫之省憂蓋數十載於茲矣歲癸丑
廣漢宋令繼祖將涖事會内轉不果至辛酉春害
乃更劇廣右何侯愈至詢民之瘼循行郊野首蹄
江南逆于二鄉喟然嘆曰民溺若斯極乎爰召父
老慰勞數四請問厥由衆咸謁款曰是誠在我即
按故牘占戶立期會飭志量田出貲驗丁發繇於
是伐石輸土採椿斂芻庀工集夫而猶身先巡督

首營諸塘徐及五磔下廣上銳開闔翼如望之脩
脩就之窿窿横列周布如環如拱肇於秋九月迨
閏十一月工竣循廬堙圮遴土民勤愿者爲長專
備脩葺司啓閉無敢玩逸已又大濬鄉中諸水股
引逵渠淤土漑田田益用肥饒今歲乃大獲率二
鍾室家胥喜流民來歸頌聲交作徹於四境定父
老於是圖勒功德宣示人人乃與士大夫俞君世
中華質言於余夫虞周之事可睹已漢築宣房至
頹竹楗石從官負薪意甚劬苦說者又徹文刺譏
後世緣以爲戒余未嘗不嘆治水之難然責在守

令上下數千年間如河渠書所稱臺駘史起召信臣諸人又何其烈烈也今觀何侯之撰宜其慕義感德延諸無窮其辭曰大海綿曠駛波橫流懷山襄陵靡辨九州睠玆定土會稽東陬禹功攸奠鬱爲名丘則壤成賦中邦是侔施及後彥勤相厥猷樹防引澮蓄瀉相糾世遠迹湮曠也孰謀於鑠我

明挺生哲侯宏朗肅給憂民之憂相彼兩鄉據邑上游海水盪潏決地爲洲下民搤掔翳誰之尤乃塘是築乃礫是犂庶民雲騖厥功僝鳩原田每每我耕我耰我有積倉詡詡公劉惟玆庶民夙夜歌謳

何以報之穹碑道周時崇時護百世不替猗嗟後人廢幾作求

寧波府重脩江東大石碶碑

寧波故澤國也鄞爲附邑惟東鄉稍稱沃饒河環東錢湖而行南受金峨白杜横溪諸水東受阿育王天童太白諸水湖所瀦七十二溪又貫輸其中溉田數十萬頃然湖注於河河復注江勢若建瓴往往設碶以司蓄洩繇是荻埭今名雲龍者碶於南以貝則東周蕭皐歟分其支回江今名五鄉碶者東西各一爲五門碶於東而西則碶江東大石

蓋又諸碶所視以爲贏縮者也江東直郡城靈門而東瀕大江置閘曰浦口上覆以橋大石去東南里許亦置閘蜿蜒如游龍啓閉以時民大便利矣其後河漸淤塞江東民並河而居相率規爲姦利跨棚其上侵齧故堤雞豚畜牧厠牏棊布冶户又錯處冶鐵砂坌横集大石且淪於演武場四顧榛莽漫不能識所恃者惟雲龍回江而已迺年定海令宋繼祖以其民與鄞民角利乃別碶東岡東岡者回江下流也江更爲河去五十里而遠碶門又殺其半淫潦横至猝不得洩民懼妨穡事不知所

爲惟時南京兵部尚書東沙張公方家食宣言於
府曰東岡碶爲民設其著令顧以澇告志稱江東
大石故有碶宋陳守愷從民請濬治延廣具有數
誠因令重疏水既通行而諸鄉並獲其所利濟東
岡宏遠矣事蓋莫亟於茲夫卹微勞而捐重利恬
旦夕而忽遠籌非所以廣德意而先疲民之急也
是在賢守令按故道歸侵土疏滌滯垢復爲閘股
引上流釃入於江約費緡錢以十百計兩月而可
畢工衆心稱便驤首待命斯何厚讓而弗居也當
是時戚遠周侯希哲方始事值以他累去庚申春

安德曾侯鎰至公役中前議土人以私故抵讕百方侯曰苟利於民遑恤其他第往視如公指亟下令趣所司庀役即工民乃大來果如期而河通碶成連歲大水不爲害田入視昔縠倍黎庶懽躍頌聲四作鄞父老將詣來者垂諸久遠廼屬邑人包知事檟經歷大中諸生盧叔麟洪謨飽道亨來言記事其曰嗟乎君子道濟天下而尤思利被一鄉若太守民之師帥所使與民興利除患長養煦育者也中世士大夫鄙夷其鄉上焉者皦皦自好置休戚不問閭不且便利身圖即所關說是非無所

底吏治率一切苟簡以簿書期會為亟徵攫聲華

虛恢無當嫺然靡有軫念民隱之心斯其人可與

共圖化理耶公以雄才宿德蒼生屬望而侯廉靜

方毅名位日起茲所展措蓋自宋以來迄今且四

百年是何功之勤茂而滅澤滋暢也余未暇遠引

即鄉先生魏峴陳說廻沙閘便宜陳秘閣籍以樹名

王元暐堰它山陸南金李夷庚相繼濬東錢湖民

到于今尸祝之視此豈不更相輝映哉信可記已

辭曰

芒芒神州畫為九野揚惟陋區厥田下下我鄞斯

隷曰東鄉者阻湖枕江奔流橫灑爰藉諸礇以豬以瀉歲久道湮穢積如疴伊誰呵禁且廬且治嗟嗟南田彌望皆水萌庶𪍑伊何術可假顯允慈懿惟大司馬振我鄉氓覆被廣厦天畀令侯德音不瑕委神拯患曰惟在我聿稽故迹翦翳滌苴豐功遄奏史起白跨稻粱膴膴充埸溢含豪也論著竊附頌推於百斯年施在民社纘武者誰勗哉流亞

寧波府推官趙君去思碑

夫倜儻瓌瑋之士仕官居職非必厲矯物希潤之觀投流俗嫗煦之好規取非分以明意得也然而

行迹焯著聲施後世居常服習去則見思蓋非利勢之所能驅辯智之所得靡其故何也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夫惟君子而能宜民仁愛爲基惠利雜施而出之以忱誠則天地動容金石爲開而况人乎况於素所保持者乎今觀於吾郡司理起君豈其人哉君名奮字

閩人也用甲科高等當右選以請故出領温州府教有聞矣隆慶戊辰春遷吾郡郡洊修海備重以歲比不登征繇百出流殍相仍又俗好訟抵訐鈐鍵以爲名高非一日矣君端厚肅給而又嫺當世之務邃於法理要在

脩明教化捎去煩苛以寧民萌至即延見父老曰吾夙夜所為斤斤者徒以吾民也其為吾勸厲若子弟鄉人力本樹善無壞我

高皇之訓觸三尺法亦惟爾父老之勤其諸利病官政善敗具咨諏咸有歸指用是訊讞察見隱耿緣情麗法往往獲所乎反如陶語輩私相告語曰不圖此生再睹未日時稱文無害者必首君隣郡望風請質者無虛日廣積常盈諸倉基置海上歲輸蓋數十萬計也積苦風濤桀黠窟宅為姦利君[illegible]回剗垢建議徵銀官為就其地平糴民大稱便久

之攝吾鄞地當孔道使旅旁午洎公私供具槩取
給於民稅入惟寄諸里胥侵漁無紀而濫訶很攝
更聿比其閒莫之誰何君廉其故創爲法約諸正
費取諸公帑宴會問遺及私需一切報罷列巨匱
庭中聽民以所輸自署置日更一吏視其籍他無
得預至官屬受詞市虎下鄉諸獘槩釐正矣民遂
按堵邑中北渡鄭郎等六壩靈橋桃花等六渡實
豐雲龍等一十七碶用以通舟徒蓄洩諸水邇年
下其直夫不應募而定額猝莫可動公私交病俟
覈視司所倉舖請受直麤者以相蔽益賦不加而

事弘濟諸生以次受業督勵詮品彬彬興於行藝其設處敷治類若此俗所稱羨餘楮贖堂食雇直諸金一無所問暇即杜門却掃研精典籍食泊如也無敢以私謁款廩廩有古介士之風先是吏趍洗競寡情實善揣上人意指陰伺喜怒爲避就聲問虛悵交爲引容而君顧闇然內修藝學民隱爲流輩所迂已乃資伐修茂遂出其上部使者大異之薦上其能今春吏部舉天下之士治行卓絕者十五人請爲從臣而君褒焉居首濱行父老率其子弟鄉人㴱湊遮留候亦泣下久乃得去

僉謀伐石以系去思請言於余不得辭而論次其大歸如此寧常希世取恍覬不可必得之倖乎其中心蓋誠信於民也語有之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可推見已侯今晉爲吏科給事中行且洊躋崇列勳伐愈閎以慰答此方之人異日修舉故事傳循良圖像貌至與欒公之社石相之祠後先輝映者殆軔於茲矣嗟乎賢士大夫衣被寵靈寄有民社期於表見當世光垂不替者其視此夫其視此夫

寧波府贍役學山碑

寧波府爲東南壯郡與屬邑鄞俱置學有山起自四明磅礴東下橫縱萬三千七百餘畝上産竹樹藝蔬麥諸物宋天僖間大給土田贍二學而此山故在給中佃以禪寺僧歲課租三百緡久之彰聖寺僧掩爲己有繁搆迭興卒莫能定而學固無山也於是諸生樓爍朱勲輩陳狀於督學汜水劉公東星巡海長洲馮公時雨下諸郡郡丞冊徒陳侯文方署事廣諮博稽具得要領屬邑令巴縣楊侯芳覆覈以確議上遂請於都御史成安吳公善言忻然嘉允劉馮二公復飭以歸佃徵貯俵支鈎稽

諸法纚纚有緒如來指會新守獲鹿高君自新至董成之雅足垂久遠矣於戲古道之日陵夷也斯殆庶乎古者士農不易業士受田五口當農夫五人同迨閭巷耰鋤藏新穀入皆入學上老坐右塾爲右師庶老坐左塾爲左師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公卿大夫餘子及士庶人子皆然上之人程其秀異以次移少學大學官於天子當是時士皆贍給修聖人之學研習世務其効至於德成名樹翼世綏民可睹也然恒産之外未聞有他藉焉夫何井牧廢而生聚爭鄉校隳而弦誦缺浸

遲以及後代雖閒有規措無能迈舊士欲專精學
藝難矣宋人倡為贍給法以相補救有以共
聖朝綜覽今昔銳精長養肄學者復其家二人以佐
養所在廣列室廬群弟子其中日夕會膳往之土
田輙弛以與民徵稅共事猷圖蓋殷懋矣廼今道
化熙洽髦士雲蒸視曩昔不啻倍蓰膳有定額而
士人顧多寒畯一行考課暨婚喪諸助靡所於藉
達贒蓋嘗隱之方今
主上廣厲學宮釐正科條罷撤書院崇本實抑煩靡
所為養育者甚殷因之推廣 德意山仍歸學不

當如是邪夫古今時也輕重勢也弛張宜也神而明之人也茲諦觀之祇承之謂共抉剔之謂明惠施之謂宏黜邪翊正之謂貞不牽異議之謂勇風厲世教之謂仁萃拔美而效之成諸君子之有大造於吾士也語云惟食忘憂又云耕而不勞不如作暴膚豈且然而況士乎則夫感激殊遇爭相濯磨以聖人爲㲄率成性成身處則蔚爲儒宗達則道濟天下以求無負是在諸士而已廼傅士弟子員遂以記來請因詮次其事如此山之疆至佃人租額并諸條格具列碑陰系以詩曰於赫

皇祖統天御邦汛驅腥穢精曜迴光歩窮革亥周攬四遐衆建黌校化覃兎首惟我寧域宸海被山位應星紀厥名闤闠青青子衿有來紛輪齊魯嶽嶽洙泗斷斷辨志定方豈不好脩睠言內顧誰克與謀相彼明山卒土之毛緊昔何為利濟吾曹禁綱潤弛旁落緇徒彼飫而嬉我瘠而痡嘉樂君子聿懷作人披籍來歸即舊為新覆露我學我公我私飲水知源何以效思在昔泮水思樂魯公亦有西蜀教漸文翁流風泱泱異代齊賢大道炳爍如日中天爰紀樂石昭垂千秋庶位繩繩勗哉作求